

歡喜寶卷

卷上

上海文益書局

風陵文庫
文庫 19
F.399
34:8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20

25

30

35

40

歡喜寶卷

歡喜寶卷



史... 卷...

民國六年夏月出版

校正者

汪謝氏少卿

版權所有

總發行上海文益書局

分州抗聚元堂書莊

所發興聚元堂書莊

分售處各省大書坊

周大娘

秦夫人

孫馮氏



鐵拐李

湛然和尚

陳善



趙總兵

胡龍



黃茂

錢能

錢氏



孫擒虎

馬邵文



繪圖懊惱祖師歡喜寶卷上集

歡喜寶卷初展開 諸位菩薩降臨來 善男信女靜心聽 增福延壽保平安
恭聞懊惱祖師歡喜寶卷出在大明嘉靖年間。提表浙江杭州府錢塘縣地界草潮
門直街有一人姓陳名善。年方四十。娶妻錢氏。就是縣役差錢能的妹子。年方廿八
歲。並無男女生育。兄長早已亡故。拋下嫂嫂周氏。孤單一人。住在我家。錢氏與嫂
時常吵鬧。幸虧我每日賣魚。扶養他身。到也不在話下。每日五更起來。到錢塘門外
航魚度日。不免叫錢氏出來。關好門戶。要緊錢氏快來。我要航魚去了。花旦白冤家
快去。我就來了。此刻陳善出了門口。好不睡拳也。

陳善出了自家門 脚步移來走街心 一付蒲担背上挑 二个魚盆上面存
吊摘一个魚盆放 航魚本錢身上存 路中只見黃犬叫 黑露濛濛天不明
行一里來又一里 不覺到了錢塘門 出了城來天明亮 早到錢塘航魚鱗
人挨人擠多熱鬧 販魚背挑上路行 一路如飛來得快 不覺來到市面存
就将魚攤來擺下 大小男女鬧盈七 不多一刻市已散 陳善賣完喜非輕
不表陳善賣魚事 再表家中周氏身

旦奴夫早早命歸陰。撇下奴奴受苦辛。奴周氏。可怜奴丈夫。早已亡故。並無生男育
女。幸虧叔叔陳善。撫養我身。可恨錢氏。嬌七。每日氣奴。日夜吵鬧。奴家欲想不住他

家另招房屋。前番拜托叔叔招尋。他說在于閩富三橋。有間小屋。每月房租錢五百文。等他回來。搬出他家。說明便了。

周氏大娘心中想 待等叔叔轉家鄉 閑下功夫研錫箔 勤做勤理過時光
叔叔衣衫奴家洗 燒茶燒飯奴調停 只恨嬌多凶惡 步步氣奴不該應
奴夫在世多少好 夫君一死好傷心 不表周氏想夫君 陳善歡喜轉家門

此刻陳善到夜回來。便叫開門開門。來了。那周氏聽得叔叔聲音。當即開門。叔叔回來了。陳善即便魚担放落。說道。嫂嫂。諒來你們二人。在此吵鬧。又道。能可隔天下。不可隔厨下。為叔。叫人與你搬屋另住。就在三橋。租錢五百。水口市口。多已便當。嫂嫂居住。到也安然。柴米油鹽。一應我照顧便了。花旦又錢氏將周氏逐出之後。尤如拔

出眼中之釘。心中多少歡喜也。
夫妻本是孽債纏 不是冤家不結聯 錢氏心中來大變 不正家門是不賢
趕出大姆去另住 夫君在外賄銅錢 三食不愿燒來吃 現成點心候嘴邊
好吃懶做多不好 丈夫不在踰街沿 愛的粧扮脂粉抹 上下衣服要新鮮
看了丈夫如冤家 時上叫罵哭皇天 聲上說他年紀老 總上難以后代傳
不說錢氏怨夫醜 再表賣魚一陳善 今朝生意多得意 一担魚兒早賣完
十月十五三官誕 買些素菜請佛天

生陳善將紙馬錠燭。俱已買好。遂少三盞乾茶。拏了銅錢。一走。走到茶葉店中。忽見一个少年花子。看他身長背濶。相貌端正。堂堂一表。從頭至尾。盡是破衣破帽。立在店門口。喊叫佈施。聽他喉嚨。好如銅鐘。看他不象下等之人。即便問道。你个花子。聽你口氣。不像我本城鄉人。因何到此求吃。家住那里。姓甚名誰。一一講來。我請你吃一碗飽飯。武生花子道。善人聽稟。

英雄流落遭人賤 无奈含羞做下民 難人家住四川省 登州道上自我門
父親張勇為名字 大同官為總制身 母親秦氏皇恩受 張超二字我為名
去年双親齊歸鶴 单泊家財被衣衾 上无伯叔可依靠 下無兄弟只一人
舅父名曰秦遊擊 官為總都在杭城 難人投親到貴地 不想舅父官轉升
只望得見親人面 投親不遇做難人 回去川資全無有 也無親友濟分文
只得含羞來求乞 忍辱傷悲在路行 日間一路涎街討 可怜夜來無安身
善人若肯歸故里 來生大馬報大恩
生陳善竟忘了做齋之事。只管與花子細問情由。看天色已晚。一心要救落難之人。說道。你不如到我家中去。就擱一夜。明日再作道理。武生張超聽了此言。說道。正是恩人了。

今生相逢是夙因 逢凶化吉遇好人 陳善心發慈悲念 喚了花子往前行

店中又買几升米 嘻笑轉家門 進門就把妻子叫 天色已晚快點燈
我今有个客人在 清脫菜蔬快調停 錢氏聽了丈夫話 提燈出堂看來人
看他英雄顯昂子 身上襤褸不堪貧 人品堂上多出眾 看他此人好青春
陳善一時回頭看 喝罵妻子厚面人

陳善與張超吃過酒飯講了許多閑文聞道官家后代汝可為教書麼武生張超回
言若說書札却也畧知我本自小只愛習武不拘刀槍馬匹微曉一二陳善聽他習
武二字看他相貌魁偉人長腰濶到底是將門之子後來必有出頭之日又道你要
回去有數千里路程盤費銀子非同容易看你身長力大到不如耽擱我家吾與你
結為兄弟同我賣魚賭些銀兩可好回去你意下如何武生張超道如此得蒙恩人
收留多多得罪了

情投意合有緣分 不為錢財為義情 二人情投多意合 結拜金蘭弟兄們
年長為兄幼為弟 大家投机話談心 陳善年近已四十 自然當先為兄身
張超只得二十四 不必謙弟為該應 說話投机情不斷 忽聞响鑼敲二更
陳善端正被和舖 各自安睡不必論 次日一早天微曉 耳聽林中烏鴉聲
即忙抽身叫兄弟 几件衣服與換新 與我一同出門去 學做賣魚賭錢文
張超心中多歡喜 就同哥上做營生 不宣張超有着落 再宣多羅太白星

觀見陳善時以到 點化與他得長生

一日陳善與張超賣魚一早賣完叫聲兄弟今日時光尚早你先回家去我要到德
旌觀前王家收賬武生那張超聽凡分付一人先回家中那陳善一徑向東走到
望仙橋見一老人手執掃帚在橋上掃泥陳善就問老人想只个馬頭鬧熱人多那
里掃得干淨太白老人曰明日五更有八仙到來慶祝道地躡塔不得不掃說罷
此人睡時不見生陳善不見老人想了此人莫非就是神仙真是不解其情呀是了
想是當坊土地打掃云庭我要等到天明看神仙求他度我一度

神仙本是凡人煉 只怕凡人心不堅 陳善心中想得歡 一心要想見神仙
看天色已將晚 店內燈燭光華現 我今不到王家去 發个虔心等神仙
不宣賣魚一陳善 八仙早已得知先 雲霄殿內懊惱宿 投入陳家下凡間
雖然如此星宿下 總要試他有心堅 法度有緣七度道 人要煉丹七煉先
眾仙要試陳善子 化起狂風雨傾檐 鵝毛大雪驚人怕 夜靜更深少人延
陳善此刻心慘切 狂風吹得透心寒 大雪紛行人少 店中燈熄各去眠
心中思想回家去 仔細想他要見仙 輾轉徘徊多磨切 耳听更鼓敲三徧
身上冷來腹飢餓 店前檐下把身安 四更已過五更近 天時黑暗雪綿
街上並無一人一个 那有神仙到此間 陳善身上抖不過 跑來跑去走連七

走到橋上仔細看。八个花子挨背肩。一堆同伴吃狗肉。吹來香氣味更羸。
陳善一時福至心靈。心中想道。他是仙家。我是凡人。那里肯現出真相。自然化了別
形。即就跪倒相求。口稱大仙救度。仙白。眾仙道。我等是討飯花子。怎麼叫起大仙來
了。那眾仙立起身來逃走。生陳善也立起身來。用手扯得一個瘋癱鬍子。他身背竹
筒。原是李鉄拐。仙說道。你這般冷都不怕的。這大雪。來此閑遊。生陳善道。我特發
虔心。在此等候。大仙救度。扯了不放。仙翁見他虔心求度。就在竹筒內。拈出一粒
金丹出來。說道。你既要我度。我與你改个名字。以后叫做懺惱。生陳善聽說而應。仙
翁又道。懺惱。我與你多有夙緣。付你還魂長生不老金丹。日后不必賣魚度日。須要
修行為務。如有人曉得你懺惱二字。拜他為師。說完不見。生陳善得了仙物。天明拏
來一看。原是一粒泥糰。

凡人只怕心不堅。堅心也好做神仙。陳善得了仙家珍。歡喜走上走回門。
張超聽得烏鴉叫。即忙起來叫兄身。內裡錢氏忙回答。昨夜你兄不回門。
叔叔不要出門去。今朝將息生意停。那知錢氏抽身起。朝晨點心已端正。
出房就把叔叔叫。為嫂雙手奉點心。張超不知其中意。那知錢氏早有情。
問長問短來打動。那知陳善走進門。張超便問哥之道。昨夜為何不回程。
陳善答遇同行客。故而留宿不回門。今朝原是臘月八。同去望嫂玩杭城。

清楚衣服換一套。帶領兄弟出了門。布政司前看龜背。城隍山上吃香茗。
梅花碑下聽小曲。紅門局裡看紗紋。一路遊玩多暢意。三橋已在面前存。
走進嫂上門兩扇。周氏見叔笑吟吟。撥凳如馬多歡喜。轉眼看見一英人。
生陳善叫兄弟見了嫂。且周氏回禮殷勤。口稱叔叔請坐。又問陳善叔。這位客
人。府上何處。生陳善本要當面說。尤恐兄弟面紅。到裡邊說一番。收留情由。且周
氏聽是官家之子。多少歡喜。生就在嫂上家裡。吃了中飯。告別回家。到了次日。聞竹
園烏鴉一鳴。二人抽身出門。到了行中。有許多死魚。無人要買。那陳善想道。前日神
仙與我說的。返泥糰。他說是還魂長生不老之丹。如若人吃。可以還魂。那魚吃了
也為還魂。不知真假如何。待我買了一尾。試驗試驗。往無人看見之時。遂將泥糰捏
了一些。放在魚口。果然活了。後來日日如此。死魚變活魚賣了。
陳善買魚手如神。多少死的化為生。就用仙丹水裡洗。將魚放下可還魂。
張超身長力又大。一担要挑几百斤。兄弟合担如手足。好似全胞一母生。
年邊生意多聚集。每日多賺几千文。一聲爆竹除舊臘。放開雪梅是新春。
新年生意多熱鬧。兄弟二人都稱心。不宣張超來耽擱。再宣提督姓秦人。
外那提督姓秦名剛。官居遊擊。蒙楊繼盛太史保舉杭城。官為總都。不想陝西趙天
保起反。多帶百萬狼虎兵。那陝西本省將軍被弑。損去有名大將數十。各省遣兵不

能得勝。吾押杭南兵三千。前去征伐。有那協鎮周玲。把守城池。吾本總都押兵越城。看見反賊。擺起狼蛇陣。遂即提兵討戰。吾以自幼熟讀此陣。在本省軍兵已備。奉元帥之命。與我杭南三千人馬。開關敵戰。此陣名曰狼蛇乾蝎。肚內裡爛出。俺今令大膽軍兵。往蛇口裡殺進。直至陣中。那趙天保。自為蛇肚以爛。被我用落馬槍挑死。他陣以破。被俺殺得落花流水。平伏陝西。那元帥李洪高。本奏主上。蒙聖恩。加俺官陞山東提督。夫人茅氏。同受皇恩。只也不在話下。我有一姊。嫁與四川登州張勇為室。姊丈在日。官為大同總制。今逝三載。留下母子二人。仍回四川。吾乃五旬以外。膝下无兒。只生一女。取名秀金。早配外甥張超為婚。他自小習武。俺舊年上任。就差旂牌前去。接他母子二人到來。好與我女完姻。不想旂牌回來。說我姊亦亡。故甥兒尋到杭城去了。今那新年。以循杭城路却不遠。又去尋覓外甥。

有子貧來不算貧 无子貧來窮斷根 秦剛无子真个苦 招尋外甥張起身
四川不見他人面 轉到杭城無親人 重又寫起信一封 又差旂牌名鶴廷
書信一封銀三百 又是廿兩路費銀 上下衣巾又一套 白馬一匹駛行程
鶴廷旂牌奉了命 即刻上馬出轅門 路上之事不必說 仍宣張超在杭城
陳善待我如手足 好似同胞一母生 兄弟賣魚來度日 想起家中淚双淋
我本也是官家子 一身武力算能人 流落杭城名埋沒 要想回家却不能

雖然三食來足飽 悞壞英雄一个人 從幼表妹婚姻配 父舅无子靠我身
舅父官調那省去 未知身體可安寧 日間營生多思想 晚來睡着望娘親
不想耽擱已半載 虧了恩兄陳善人 若還沒有兄收納 不知流落那方存
張超心中多悲切 陳善翻身聽分明 抽身起床把房出 相勸兄弟莫傷心
合胆與我生意做 有日總好回家行 况且我有一仙法 死魚變作活魚鱗
你是身長力大漢 一担能挑几百斤 我們行販算一个 大户牆門无數分
生意興隆來聚集 一日欸賭一千文 一年功程來放下 兄弟盤費總為成
為兄不是負心漢 不來哄你姓張人 你若心喜杭城住 另賃房子好討親
從后切莫多悲淚 好人自有好收成 二人同講不休歇 耳聽烏鴉叫几声
兄弟二人把門出 即速去到錢塘門 行中看人挨擠 大眾行販鬧盈亡
活魚盡皆賣了去 死魚那个要一根 陳善一應盡來買 兄弟二人挑進城
去到空遥所在地 陳善又要顯奇能
眾那眾行販說我們活魚賣不去。看陳善盡皆是死魚。那這一个外路人。氣力以大。要挑二百斤。日日賣完。寔也有些奇怪。內中有个癩頭阿八。說道。明日我們全行中會齊。把只个長条子。打他一頓。趕其走了。那四六。說道。打是打哩。弗過的是有一樣物件。擊得哩來。未他的生意。就沒有了。眾人道。啥東西呢。那馮阿七。說道。曉得哉。我

見陳善有一粒泥湯糰用水桶裡洗了一洗。這水養了死魚，才可活了。若能把他此物拏來，我們大家生意，到也好做了。

大眾都說自心平，不貪財帛，真算能飛風逃來，踴得駛。要與陳善作對人，一眾行販已走到。陳善抬頭怯一驚，寡不敵眾，古人說：「張超在外有別事，大眾俱打陳善身。」打他不過，氣不伏。當官出告，趕他們。大眾同他去商議，一心擺佈姓張人。各人捐出錢來用，要到仁和把狀呈。他們若肯來出力，不怕張超十大能。大眾生下半籠計，一齊趕到草橋門。五兄今日那里轉，眾位夥計你何稱。陳善賣魚真能幹，收得張超用強爭。黃茂聽得小五話，心中思量八九分。與他全吃衙門飯，只終事情難理論。

眾人計策端正定，氣急呼呼向前行。陳善此刻不妨備，趕了屁股顯奇能。為人短小氣力少，肝胆英雄不怕能。各人行計泥糰奪，陳善忙向口中吞。張超連忙來動手，大眾打得亂逃奔。小五訟師是好友，名黃茂住草橋門。又道遊僧欺寺主，帶來陳善不太平。大眾行販心已定，要請黃家大翁身。黃茂衙門俱不怕，那怕陳張二個人。進了黃家門兩扇，黃茂一見問原因。小五開言大爺叫，我有一事與商論。相打之事說一遍，與他官司一場伸。錢能頭腦我相好，陳善是他妹丈身。又叫五兄事可歇，只場官司吃不成。

陳善為人多忠厚，錢能亦是衙門人。老翁況且信他說，一生死一也難勝。只場事情我難管，今朝回復五兄們。眾人听了心冰冷，只好與他白打人。大家禮謝已走散，各自仍走作營生。

丑那黃茂一日閑坐，走到縣前要子。遇見錢能將行販要與陳善呈狀之事，說明討好。錢能稱謝感情，又道我妹丈還在鼓樓下吃酒，我們全去吃他一壺。二人尋至店中，果然陳善一見大舅與黃大爺，說道大家來吃一壺。錢能道：「特來吃你酒的一壺，共坐大家齊吃。」陳善叫張超道：「只一位是我大舅，錢能只一位乃是杭城豪杰。」名曰黃茂大爺。張超道：「原來失敬了。」二人道：「好說。」四人共吃了一番。錢能要講情由了。

惡人慣做假好人，處上討好說公平。錢能啟口多講話，妹丈你且聽原因。那日行販來生事，來托黃茂把狀呈。幸虧大爺我相好，噴罵一番他回程。以后不可再撞禍，衙門之人黑良心。賄个銅錢非容易，三班六房難懇情。陳善听了大舅話，多謝太爺厚情人。話已講明酒已罷，大家各自奔前程。今早天色還上早，叫了兄弟一同行。行到聞富三橋過，進了嫂七周氏門。周氏一見忙迎接，請進二位叔叔身。陳善啟口叫嫂七，今有銅錢三千文。房租前去付清楚，其餘量米買柴薪。付了錢文忙出外，不想又見那錢能。二人同到酒店去，妹丈大舅話殷勤。陳善即便叫賢弟，今朝你先轉家門。

將酒擎了一壺去 叫嫂小菜好調停 張超聽了兄長話 出了酒店回家行
 一徑去到自門首 錢氏含笑叫一聲 因何叔叔獨自轉 你兄遠有何事情
 哥也與舅全飲酒 小菜叫你早調停 錢氏炒菜來思想 丈夫飲酒不回門
 今日打動張叔心 但得佳耦稱我心 天色已暗點燈起 搬出小菜擺端正
 錢氏斟酒双手奉 輕言細語敬叔吞 張超總道自家嫂 也不計論不謙遜
 二杯從又双手送 但願叔叔早成婚 說道你兄年紀老 並無傳后接代根
 不思男女不顧后 不望終身靠老因 一身容貌多陋 皮膚腥臭不堪聞
 若像叔也身長大 祖宗血食早有根 容貌若像叔也樣 也是夫妻有佳因

張超聽嫂不是話 放下飯碗立起身 容若像叔也樣 也是夫妻有佳因
 張超口中不說心中暗罵无耻之婦 不要面孔的 花旦錢氏見他抽身不語道他有
 此意思今也立起身來用手扯他衣服 武生張超此刻火星直奔出口動粗就罵无
 耻賤骨婦人

萬惡之中淫第一 惟有最毒婦人心 啟口就把嫂也叫 我有言語你且聽
 你這行事太无理 把我張姓人看輕 我本英雄大丈夫 雖然人貧志不貧
 承蒙哥也抬舉我 看待如同一母生 要學正直真君子 豈作顛狂畜生心
 婦人廉耻千金重 自輕自賤被人輕 與你雖不親叔嫂 勝比嫡親一母生

勸你切莫邪思念 被人瞧破難做人 張超說罷往外走 錢氏紅臉進房門
 左思右想无滋味 暗罵張超不是人 好好心腸來待你 反被羞辱我們身
 不言不語房中坐 且宣陳善回家行 酒醉薰也進門內 口叫賢弟不絕声
 張超聽兄來呼叫 啟口叫兄應一聲 陳善听弟來安睡 自己走進妻房門
 見了妻子來問答 就對娘子講一聲 同你阿哥來暢飲 不想酒醉回家門
 口中講話眼恍惚 酒醉悞心少精神 跌在牀上倒頭睡 錢氏心中暗計論
 倘被張超說夫曉 叫我如何作得人 先使計較主意定 預前反目告夫君
 不如畫蛇來添足 舌頭反轉咬他人

那錢氏見了張超容貌魁偉 早有心意打動他的 他是冰心一般 我今言語調戲又
 被他來噴罵 若明日只个冤家酒醒之時 同去賣魚 倘然告訴真情 還當了得不
 如先做个惡人 假作哭了起來 手裡擎着一根絲条 扮作尋死之樣 生那陳善剛上
 困熟夢裡被他吵醒 開眼一看 娘子如此行為 即忙上前勸住 問他情由 花旦錢氏
 哭道 你且聽來

萬惡淫中罪不輕 妖嬈做怪假撇清 錢氏巧計安排好 反轉面皮哭哀聲
 只因你身多柔弱 引將惡狗進了門 可恨張超无道理 帶酒回來把奴輕
 大胆輕狂調戲我 強姦婦女罪不輕 被我一番來辱罵 方得含羞出房門

大... 卷上

我本雖非仕宦女 凡長縣內有名聲 後來被他醜揚外 叫我如何作得人
左思右想无情住 不如尋死了此生 陳善此刻酒半醒 听妻言語好難明
口不言來心內想 張超莫非不良人 我家住了有半載 看他動靜是正經
今朝娘子如此樣 叫我也難解分明 錢氏見夫不言語 繩挂床前不用情
頭髮抖得蓬鬆散 大哭號咷好傷心 陳善看妻真情切 双手奪去一條繩
叫声賢妻休如此 我有言語你且听 張超不是親兄弟 明日打發他出門
一夜時光容易過 看又是天色明 次日三面俱无說 再表旂牌在杭城
那旂牌奉大老爺之命 特到杭州 找尋公子回府 不知公子落在那邊 况且人又不
曾見過面的 叫我何處尋覓 到了二日 无有踪跡 好不焦急 那旂牌便問店中 張超
名字 无人知得 今日起早 在于仁和縣前 茶店中吃茶 便問店管 此地可曉得一个
張超麼 店管道 他是那里人 旂牌道 他是四川人 到杭州來投親的 店管道 此
人在那邊弄堂內 小搖門裡 只間房子 便是與陳善結拜兄弟 一同賣魚 旂牌听了
即就到了陳家門首 那陳善為妻之事 不愿去做生意 正在家中 旂牌上前問道 尊
兄可是陳善家中公 你家裡可有個張超公子麼 我們特來迎他 那張超立在旁邊
答道 你奉那个所差 旂牌回答 俺奉山東秦提督大人所差 張超又問 可有什麼為
憑 旂牌道 只要公子出來 自然有話 陳善指曰 只位就是 旂牌即就跪下說道 小人

不知望公子寬恕 張超道 大老爺在衙可好麼 差你到來何事 旂牌道 現今家信一
封 紋銀三百 巾衣一套 白馬一匹 請公子到衙 張超接過銀信 拆開看明 將銀子盡
付與哥上 說小弟蒙兄大恩 待我聊表微情 日后倘到衙內 若能出頭 再當厚報 陳
善道為兄一無好待 怎敢受此重謝 謙遜一番 張超兩淚汪汪 叫声哥上 日后萬事
須要小心 門戶須要謹慎 小弟就此拜別

今朝兄弟手足分 另日相逢共相迎 張超含淚來拜別 心恨錢氏輕狂人
蒙兄恩待有數月 沒世不忘大洪恩 陳善泣淚來相送 張超上馬去如雲
路上之事不必說 再表陳善一个人 兄弟贈銀三百兩 私自埋沒妻不聞
仍然原把生意做 寬心度日過光陰 再表錢氏輕狂女 常怨夫不称心
可恨媒人來哄騙 將奴錯配老猢猻 全无思慮后代事 害奴年少正青春
日日粧扮門前立 引誘街坊過往人 却遇黃茂惡訟棍 撞見錢氏立在門
面上脂胭多搽抹 身上衣裙時樣新 脚踏高底正文雅 裙遮鞋尖似紅菱
看他面上桃花艷 妖嬈打扮有十分 黃茂回家常望念 想他門前去走行
我今閑暇去看 打動言語看其情 一徑來到他門首 果然淫粧俊俏文
黃茂啟口來打動 口叫陳嫂笑顏論 陳善可曾回家轉 那日生意賭錢文
錢氏口答黃茂叔 有何貴事我家臨 若問冤家常到暗 總在街坊飲酒茗

叔叔請進裡面坐 無得正事好談文 黃茂只求沒擺佈 走進門來說原因
指東話西多多少 小叔特來問佳音 錢氏原是妖嬈女 全不斯文引誘伸
二人不達夫子禮 要犯蕭何六律刑 不說錢氏欺夫事 再表張超到衙門
那張超到了山東提督衙前 同旂牌進了大堂 傳話稟知老爺 外那秦剛親自接進
外甥張超入內 拜見舅父舅母 表妹相見 施禮已畢 用過香茗 將杭城流落苦楚 說
了一遍 那秦剛夫婦 見了甥兒 如同明珠一般 女兒長大 我已年老 與你完了婚姻
另揀吉日花燭

吉日吉時吉良辰 良宵良日結良姻 張超運際時已到 一身打扮好才英
頭插貢花狀元樣 紫袍錦帶穿在身 足登烏靴齊完備 小小登科一時新
冥相詩賦來贊禮 秀金小姐如仙神 二人恭拜天和地 又拜張秦二祖靈
再拜堂上双父母 紅絲牽入伴金玲 夫妻洞房花燭夜 尤如金榜標姓名
二老心中多歡喜 了却女兒一終身 不表秦剛有終靠 再宣賣魚陳善人
天光微曉出門去 嫉如黃茂候進門 親夫出門他走進 旁人不曉半毫分
陳善賣魚三橋走 銅錢原賸千餘零 錢能劈頭來撞見 啟口妹夫叫几聲
老爺要買一鯉魚 特地尋到他家行 生陳善道我們自己沒有 待我行販隊裡去尋一尾 錢能道老爺要請菩薩的切不

可恨事陳善道我有魚担銅錢放在嫂處收好我與你同去如何 錢能道正好
陳善進了嫂門 拏了三千銅錢與嫂說 道一千與嫂羅米買柴 二千煩嫂拏到我
家 那錢氏等來用度 即刻就要去的 周氏答應鎖門而去 陳善與大舅走到別處 周
氏奉叔之托 送錢而去 花旦那錢氏與黃茂 還是睡著

人貪歡悞夜不深 傷風敗俗為色淫 周氏大嫂街上走 拏錢去交錢氏身
一路行到他門首 將近日中未開門 大娘一見心頭怒 只等懶婦沒處尋
睡到日中還不起 害我叔叔沒收成 上前就把門兒扣 錢氏房中怯一驚
急急忙忙抽身起 忙穿衣衿出房門 唬得黃茂偏身抖 趨在床下躲其形
錢氏開門來觀看 原來周氏大姆身 便問大姆有何事 周氏被問不答應
將錢放在桌案上 走進房門看其情 錢氏跟進房內去 偏身發抖如彈琴
周氏啟口忙動問 嬌兒因何抖擻 日在中午還貪睡 關了門戶被人論
周氏看到床沿下 一角衣衿在外存 黃茂伸出頭來看 周氏一見怯一驚
此人好似黃茂樣 就要出手捉姦情 黃茂縮進床壁里 周氏就罵錢氏身
罵聲黃茂並錢氏 背夫偷漢如畜生 三從四德為婦道 千古傳流世揚名
今朝做出狗黨事 三代臭名傳千人 周氏口罵攔房坐 錢氏無言不做聲
黃茂牀底向外望 只見大娘擋房門 心中思想多明白 男漢那怕女人們

大胆牀下來扒出 一把推倒周氏身 黃茂直脚溜逃走 好比脫籠鳥飛騰
周氏被推跌倒地 眼目昏花難翻身 錢氏一見黃茂去 反轉面皮大放聲
就把周氏潑口罵 罵你養漢臭妖精 自己做了醜態事 走到我家嚼舌根
今朝還要誣說我 私通野漢那里人

錢氏見了情夫逃走。將周氏揪住罵道：你只妖嬈賤人。有道捉奸捉雙。拏賊拏贓。你自己做了賤人。養了野漢。反說別人。我決不甘休。與你此刻周氏見他情人走脫。无言對答。弄錢氏不過。只得逃走。那錢氏披頭散髮。后面哭道：老旦對門有个孫媽。心眼慣留心。見大娘有錢。背來如今他們只管相罵。不管收拾。見他二人逃趕在街。即速走將進去。將二千銅錢。拿到自家。反趕上前去勸他。如此二人牽扯。哭罵到晚。那陳善回來。見他二人如此牽扯。在街坊扭結。四面閑人。好像看變戲法。陳善將二人勸回。問明情由。却是嫂子的不是。若說黃茂與我大舅十分交好。並不肯做此狗黨。我勸嫂也無事。不可起事。如今只場臭禍。大家好省的。又那鄰人說上笑。將周氏勸送回去不提。再說那琉球國黑龍崗。有一位反王。名曰孫擒虎。軍師馬邵文。端正十萬人馬。來到雁門關。有戰書早到京師。六部九卿議定。保秦剛。說他去歲平伏陝西。他有那文武双全之才。聖上准奏。即勅命秦剛。征剿得勝回朝。官封極品。那秦剛領首。點齊軍兵。又點張超。為了先行。以擇黃道吉日。起馬。那雁門關原有總兵趙金

寶早已戰過。那反賊十分兇勇。難以得勝。所以求救。如今早備人馬。在關口迎接元帥。秦剛升了張。點過人馬。就命趙金寶為護陣先鋒。次日反賊討戰。元帥勅令二先行。前去開關迎敵。

准備高弓射猛虎	安排香餌釣魚鱗	秦剛令人殺反賊	號炮連天不絕聲
二位先行來出陣	開關迎敵好威能	張超力勇多威武	銀盔鐵甲耀日明
手執金刀如天將	腰懸寶劍似天神	初陣殺到反兵退	威風得勝回關行
擒虎難上張超手	收兵回寨听軍令	反兵挂牌來免戰	免戰三日再交兵
軍師摆了五虎陣	妖言法術來唬人	次日秦剛親出戰	三个回合入陣門
只見野獸兇異極	大敗托槍逃回程	反兵一同來追上	張超出馬當先迎
代領左營許定國	右營周成來助勝	三千兵卒關前戰	反邦軍師馬邵文
三个回合來戰過	邵文逃進寨内存	口中念動召神咒	趕出豺狼虎豹臨
張超不敢入陣去	收兵回轉自閉門	回營將帥同商議	此陣難破不能勝
張超就對元帥說	此乃妖術怪異兵	要尋雌白狗三隻	白雌雞兒三个尋
再尋白貓血七箇	共血為勻帶在身	刀槍劍戟多搭上	再等交鋒潑他們
虎狼怪獸被污散	張超提刀殺召文	禽虎忙把降書寫	年年進貢歲朝君
秦剛旂號得了勝	平伏雁門轉京城	進京上朝忙俯伏	手捧降書呈聖君

嘉靖皇帝用目看 龍顏大悅喜朕心 賜卿三杯御宴酒 連陞三級在京城

秦剛加封為兵部 保護江山賀太平 張超兼制文武學 官為巡查御史人

奉旨回家去祭祖 三月以後巡杭城 此刻二人多得意 三呼萬歲謝聖恩

卷中不表京都事 再說杭州賣魚人 日日五更天微亮 烏鴉啼叫出了門

黃茂后門來候進 朝上來趁熱被困

那黃茂到十一月廿五。在衙門。直到半夜。就不回家去。只道五更到。快到了陳善後園門等候。誰知西風濃霜。凍得偏身發抖。吃不起。心中想道。陳善他聞烏鴉一叫。隨即抽身出門。就將竹園中的竹兒。亂攀亂撻。這烏鴉無處棲身。飛起吵叫。錢氏明明聽得竹响。知是黃茂。就叫丈夫起來。你今夜為何如此倦睡。烏鴉大叫。天要明了。快些走起。陳善被妻叫醒。一聽烏鴉原叫。說道。今夜為何如此要困。虧得娘子叫了。弗然生意。又跣出了。即忙將賬部筆墨一掣。挑担而去。那黃茂即就來趁熱被。陳善到了錢塘門。城門未開。那守門的李伯壽。提燈一看。說道。你因何只等早。才得三更時候。陳善聽說。轉身回家。仍至后門。推上門已閉了。耳听房內有人說話。待我側耳一聽。錢氏問黃茂說。你今夜因何這早。黃茂道。我衙內事完。未回家去。在外寒冷。不過。故此攀竹趕鳥。若不用此計謀。直要凍死了。陳善听得。心中大怒。欲要進去捉姦。我想黃茂奸計甚多。恐受他害。立住了脚。歎想一刻。想他年神仙。送我泥團之話。叫

我早去修行。將我取懶惱名字。我妻子如今做了只樣臭人。豈不懶惱。到底仙家總有妙机。到不如撇了家園。快去修行。待我壁上題詩。就從懷中。取出上賬的筆墨。又取他人一名。叫做歡喜。題詩一首。

詩曰 攀竹叫鴉催 錢塘門未開 懶惱出門去 歡喜進門來

題畢了詩。把賬簿扯碎。丟于別處。隨即去了。

撇却紅塵去修行 從今不在是非門 陳善當時來走去 撇了家中冤孽人

天明一徑向東走 一直出了草橋門 一面走來一面想 想起爹娘兩淚淋

生我兄弟人二个 誰想一个无收成 哥比早喪黃泉路 拋下嫂比一寡身

看來陳氏斷了種 祖宗爹娘无祭人 嫂比在日无人管 如今年紀五十零

哭声嫂比命如此 從此老來受災星 小叔不能來見面 若要相逢夢內尋

啼比哭比走到埠 渡過江是蕭山城 身邊只有行魚本 二千錢有几日行

今朝可比孤雁鳥 東往西飛無棲身 當初神仙對我說 識我懶惱拜師尊

叫我那里去尋覓 想起來是好傷心 心无燈比多問說 查問何處有高僧

眾說你問无著落 或庵或寺叫何名 除離有个祇園寺 有無自去問分明

陳善就進山門去 求佛保佑得師尊 那寺內管禪堂的和尚。見他身穿破袂。脚踏草鞋。只道他是个花子。就噴罵出來。陳

善想道。我有一同行中。是紹興人。常說起香爐峰。如天竺之靈。可有高僧也。未見得。就趁夜航船。到了探花橋上岸。見有一隻大船。盡是香燭。不知到那里拜佛去的。待我問聲便了。又道船上老阿爹。你到那里進香去的。船家道。我到平水寶嚴寺的。如今改了顯聖寺。有个湛然和尚。供養大佛。明朝菩薩開光。和尚講經。奇樣鬧熱。特去燒香。陳善道。可與我趁去麼。船家說。我是有香客討的。趁不來。內中有一人。看他足穿草鞋。說道。城裡趁我船。城外要背纜。可好趁的。陳善答應同船而去。那湛然早曉的懊惱。要來分付眾僧。今日有穿髮鞭草鞋。黑面尖嘴的矮人進來。雖然身上破襪。不許阻他。眾僧領命。那陳善搭船已到。一同進寺拜佛跪告。

切志求佛也誠心 撇開生死想修行 陳善跪在蒲墩上 兩淚汪汪訴衷情
弟子家住杭州府 仁和縣前是安身 不幸父母早亡故 兄長一命也歸陰
弟子娶妻錢氏女 骨格輕狂不是人 我想出頭料无望 一心出家去修行
當初仙翁有一語 知我名字拜師尊 伏望佛法來顯應 施我弟子見高僧
祝畢抽身往內走 只見簇上許多人 那湛然在大殿上高坐說法 叫一声眾老護法 不可亂語喧嘩 我有一番富貴貧賤
父母妻兒好互落空的因果 說與你們眾人聽也 不可多講嘈呷 靜聽我道來
前世修來享福人 今世不修下世貧 歎人生 如春夢 青山常對白頭翁

朝也盤	暮也算	諸般亮	惡總成空	倏而生	忽而死	四季光陰去	如風
子送父	父送公	無常一到	盡皆空	日月輪	快去梭	催人光陰去	英雄
楚霸王	好英雄	韓信功勞	一旦空	為官人	寔威風	光宗耀祖	伴皇宮
行霸道	使奸雄	祿盡身亡	一時空	富厚人	田舍翁	朝勤暮儉	多豐隆
放重利	起重租	氣脈一絕	萬般空	生意人	苦經營	內除外挖	起謀凶
今日西	明日東	闔王相請	一場空	貧賤人	家道窮	無食無財	運不通
怨天地	恨祖宗	越恨越窮	越開空	年四季	與人同	春夏一過	又秋冬
催人老	不識終	烏髮變了	白頭翁	人生相	如花同	少年好似	花正紅
歲將晚	一林風	人崩花謝	總成空	歎世人	臘月同	天寒地凍	霜雪逢
心如月	日如公	不明日月	一場空	空是色	大藏中	般若經中	色是空
團圓月	色最濃	人死難回	永成空	歎世人	與月同	缺東補西	與人通
大眾們	修行好	善人臨終	上天宮	龍華會	在眼前	及早修行	心口同
敬爹娘	和六親	好心好意	常上用	功成滿	到彼岸	極樂西方	証九重

那湛然說了空文一遍。又說三世因果。請大眾靜聽。好摸著自己的心頭。及早去修行。

堪歎世人如春夢 勸君及早去修融

有一等	年老人	無男無女
忽一日	病在床	誰煎湯藥
皆因是	前生孽	怨子恨孫
有一等	年少人	即才女貌
最可恨	那闖王	不留人情
妻喪夫	可比那	失群孤雁
因前生	多殺生	拆他婚姻
有一等	窮苦人	跑風踏雪
因為你	前生世	不捨分文
有一等	富貴人	高官顯爵
皆因是	前世修	今享遐齡
做孤寡	前世罪	溺子怨夫
相不全	毀神佛	作塌經文
福壽長	施幢幡	齋戒放生
無衣食	費綾羅	五穀不敬
悟清淨	得正果	仙佛留名

缺衣食	無口糧	被人欺凌
舉目看	沒親人	好不傷心
何弗道	早修行	救濟孤貧
兩下裡	如魚水	恩愛非輕
恨无常	來勾拏	兩下離分
夫喪妻	進房中	孤單寂靜
故勸你	早為善	戒殺放生
受飢寒	挨凍餓	埋怨先人
何弗道	早回心	學做好人
妻賢德	子仁孝	侍奉晨昏
故為人	萬般是	前生註定
做豪富	前生修	佈施濟貧
多子孫	捨財物	賬目化焚
壽命短	多殺生	嫉妒傷人
行方便	享榮華	顯耀門庭
存忠孝	臨終時	定上天庭

湛然說完偈文。那陳善挨在上面說道。你既曉得先後之事。可知我名字否。湛然道。你本陳善。有人取你懶惱。貧僧若遠現在之事。不曉怎生教化眾生。陳善即忙下跪。拜求收納為徒。湛然罵道。你只无義之人。拋妻撇嫂。不繼祖宗祭祀。走到這里出家。貧僧不收。背義忘恩。无忠孝之人。叫眾僧與我趕他出去。陳善大哭哀求。乞師收留。心如鉄石。要修行。千打萬罵。也不論。陳善大哭哀求。乞求禪師發慈心。我為妻子不賢德。一心出家。要修行。師父若不收留我。我命斷然也難存。今朝收納殘生。命。情願廚房做工人。今日若无投身處。凡聖不就斷難生。陳善哭拜。把頭磕。腦蓋磕得血淋淋。痛哭傷心。哀求切。師父方便救殘生。湛然道。我貧僧豈有不曉你的來因。今日原是為妻不良。立心出家。你本是一個賣魚為生。狼吃酒肉之人。你既要在寺為僧。須要改惡向善。吃的是青菜淡飯。做的是挑駝重担。若還開葷犯戒。重罰嚴刑。敲打禪門。規矩是重。早晚功課艱難。你若肯依吾清淨。恭道。以后名標清揚。又若煉得堅固。肯學長生不老。我就收你在山。你若后來不遵法度。死墮火坑地獄。我言句句務要依順。與你落髮為僧。陳善一任遵依。湛然此刻下座。叫陳善隨我進去。換了衣衲。教你先學打坐。存心養性。此刻陳善滿心歡喜。

來是切志尋修行 去歸極樂蓮花生 眾位香客出門走 齊開心花舊路行

談談講講說和尚	湛然果是法力深	能曉三世因果事	能知世人撇家情
從今講論人頭上	處處城鄉出名聲	不宣大眾回家去	再宣寺內和尚因
收過陳善有七日	要與落髮做僧人	喚齊眾僧忙護法	鳴鐘擂鼓鬧盈盈
就名陳善拜三寶	落髮摩頂受記名	法名早早仙翁取	懊惱二字是現成
今日出家為和尚	湛然愛他似寶珍	懶惱蒙師來收納	切念恭悟加工行
也不厨下去粗做	不用挑駝不受辛	日間隨師來守靜	夜來玄机不離身
本心經佛都傳念	真言妙訣付與們	不宣陳善做和尚	再表錢氏黃茂人
要害周氏冤深苦	仁和縣內苦殺人	宣到此處停半本	奉勸在位等一等
懊惱寶卷長的緊	晚早吃筒一俸清	要聽後卷細底事	定定下集喧分明

繪圖懊惱祖師歡喜寶卷上集終



